

主编
手记

当然,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,不会无限制地缩小到一个县、一个乡、一个村,甚至一个家庭,但是,它必然要惠及每一个公民。

跟我一样在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人,通常是随着现代化的梦想成长的。

小学课本里给我们描绘了“实现四个现代化”的美好场景:楼上楼下电灯电话。只是那时候感觉很模糊,心里总会不由自主地计算自己的年龄和未来所能看到的奇迹。

我在县城读完初中,老家的村庄才第一次被电灯照亮。那是1989年夏天,此时南方的一些城市正拔高似的成长着。这让我觉得现代化距离我们的生活是如此遥远。直到1995年用上硕大的中文传呼机,信息化仿佛在一瞬间让一切都美好和现代起来。

2000年不知不觉来了又远去。留下的是越来越浓的现代化痕迹。从具体的生活习惯到细节化的生活趣

味,那些只有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实现的梦想,走进了更多人的生活,信息的沟通和工业发展的过程,已经能让现代科技和更多人的生活如影相随。

当然,现代化进程和现代化目标的实现,不会无限制地缩小到一个县、一个乡、一个村,甚至一个家庭,但是,它必然要惠及每一个公民。

城市现代化发展的最终结果,是若干功能丰富的现代生活区域的形成。郑州的一些新兴住宅小区,正体现出未来理想生活状态的走向,这些既有经济基础又有文化氛围和便利服务设施的生活区域,形成现代化生活圈的时间指日可待。那里面,一定还有现代化所蕴涵的优雅、文明、和谐的内涵。王杰



孙昱图

畅想现代化

时事
随笔

现代化的最高目标,是“理想现代化”,也就是全人类发展所追求的共同富裕。就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,在接近这个目标之前,首先要有自己的现代化目标。

《2007中国现代化报告》让国人惊喜了一把。但是也让大家看到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。

从经济指标和工业发展体系来看,国内几个富庶地区的现代化集约程度,都已经到达衡量现代化所需要的质量表征。也就是说,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初级现代化水平。但是,大家忽略了另外一个指标,事实上,在构成现代化质量表征的体系里,还包含一个地区的生活质量、文

明程度、共同富裕程度等指标。另外,在物质支配水平之外,现代化更看重生态环境、道德水平、社会公平等要素的综合度量。

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,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的克服程度,在不同的地区表现得强弱不等。在一些落后地区,乡村一年的人均财富和共享资源总和,还比不上一个发达乡镇的单人人均财富,尤其是近两年,国内一些专家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表

明,国内一些地区的贫富差距还在拉大,这是值得警醒的。

现代化的最高目标,是“理想现代化”,也就是全人类发展所追求的共同富裕。就一个国家和地区来说,在接近这个目标之前,首先要有自己的现代化目标。先为人们提供衣食住行等生活所需,再为工业化提供积累,然后逐步提升工业化水平,满足人们更高的生活水平需求。从中国制定的阶段性目标来看,它更加遵循工业化的规律,所以西方发达国

家用200年时间完成的工业化,我们只花了30年。

《2007中国现代化报告》的出台,让国家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更加明晰,在实现第一次现代化所需要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之后,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?

答案当然是生态化的现代化,生态化是区域现代化的重要标志。从科技和生活的角度来看,现代化早已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大家面临的是缩小城乡差距,实

现更高层次的现代化。但是这个过程,需要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态的平衡。

国家城市战略发展研究组的专家在提出第二次现代化概念的时候,应该已经很清楚,在实现工业化、城市化以外,生态化水平、社会公平化水平、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才是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基本标志。其内涵不仅是地区之间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共同富裕,还包含人与自然的完美平衡。王杰

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?

不得
不说

作家王朔成了批评家,和他的作品一样,他的话也没什么“建设性”,那些金刚经什么的也就是一点个人感受。但是,和他的作品一样,这些话再一次证明了,批评性就是建设性,其价值甚至远远大过一些装孙子的建设性。

王朔朝着当下文坛、影视圈一阵吼,立刻产生了很大的回响,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那里是一块空洞。这些天他不知疲倦地畅所欲言,成为一个文化事件,大家从中看到的是他高调复出,是被他的机关枪击中者的沉默和难堪,而我认为,其中最大的意义,是他写出了中国当下文化的真实状况。

一个人要想保持本色并不容易,而王朔做到了。多年不见,突然出来了,还依然故我,嘲笑权贵,瓦解崇高,鄙视精英,调侃自己。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,那就是他攻击的对象更加具体了,原先是一个体系,一种现象,一种氛围,后来是鲁迅和金庸这样的被推上祭

坛摆着的人物。

从逻辑上说,一个人长期不变有两种结果:如果时代变得更好了,那么他就过时了,再出来这么嚷嚷就显得老妖怪了;如果这些声音还正合时宜甚至犹如久旱逢甘霖,得到围观和喝彩,那么只能说明这个时代没有进步甚至变坏了——至少文坛和影视圈疑似如此。

王朔先知先觉似的,或者私人恩怨似的,对10多年前的人文精神大讨论颇不以为然。但是,当年的确有很多人被这个话题打动了,认为十分严肃而且十分紧迫。大家都觉得,光搞痞子文学肯定不行,骂骂咧咧的没有什么价值,咱们一定要参与时代的建设,搞一点理性的、深

情的厚重东西。

但是,10多年过去了,人文精神发生了什么变化呢?王朔曾经有一个总结,大意是说,那个讨论的基础是,当时的中国文化非常糟糕,处在严重的危机之中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因为知识分子不健康,人格萎缩,批判精神缺失、艺术创造力贫乏,等等。其实,今天公众对文坛和影视圈的评价不更是如此吗?王朔所骂、公众所回应的基础,不正是当下的“中国文化非常糟糕”吗?

在此讨论前后,我们也经历了文化重建、国学热、新“左”的焦虑、儒学的复兴、国产大片的出现,以致媒体自身对批评报道和平民态度的反省,要办理性建设性的报纸。所有这一切,回头一看,公众

难免有被忽悠的感觉。大师出了一批又一批,大作出了一本又一本,大片做了一部又一部,但是能让人服气的东西却越来越少,甚至连真诚坦率的人都越来越少,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文化精英们一边装高贵,一边下作地掏老百姓的钱包。

作家王朔成了批评家,和他的作品一样,他的话也没什么“建设性”,那些金刚经什么的也就是一点个人感受。但是,和他的作品一样,这些话再一次证明了,批评性就是建设性,其价值甚至远远大过一些装孙子的建设性。他说的一些东西,也就是一些常识,比如“电影无聊,电视剧不像个东西;娱乐节目傻死了,打扮得人不如鬼不鬼的;时尚是多土的一个

事”,比如80后没有作品,比如余秋雨装高贵、张艺谋会装修等。正是这些常识,这么多年来被大师们装修得或金碧辉煌,或精灵古怪,弄得大家都不认识或者不敢相认了。

王朔之所以能够这样骂,骂得这样有力量,也是因为他这些年基本上没有利用名气和地位忽悠大家,除了一点“与你们无关”的个人私事之外,没听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这不是每个文化大师都可以做得到的,也是被骂的人不敢回应的理由。即使不好说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,那也是人格上一个巨大的空洞。

非常希望这些空洞有一天能够填实了,就算再来100个王朔,使出狮吼功夫,也将不再有什么回响。长平

王朔骂出了当下文化的空洞